

● 首创之年的风雨历程

● 21人的温暖记忆

# 我的1980

| 深 | 阳 | 特 | 区 | 民 | 间 | 叙 | 事 |

熊君慧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 首创之年的风雨历程  
● 21人的温暖记忆

# 我的1980

| 深 | 城 | 特 | 区 | 民 | 间 | 叙 | 事 |

熊君慧 /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1980：深圳特区民间叙事 / 熊君慧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47-935-2

I. ①我… II. ①熊… III. ①深圳市—地方史—  
1980 IV. ①K29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38255号

**我的1980：深圳特区民间叙事**  
WO DE 1980: SHENZHEN TEQU MINJIAN XUSHI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涂 俏

责任技编 蔡梅琴

封面插图 涂 维

斯迈德设计  
*mart* 0755-83144278

---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518033)

网 址 WWW.hthp.com.cn

订购电话 0755-83460137(批发) 0755-83460397(邮购)

排版制作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0755-83144228-808)

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

印 数 2000册

定 价 38.00元

---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b>陈标：少小逃港老大回</b>	<b>001</b>
印象深刻的香港电视	003
逃港运气佳	004
遭蛇头软禁	005
50块领到一张儿童身份证件	007
勤快最紧要	008
香港名厨衣锦还乡	010
<b>方苞：开放带来巨变</b>	<b>012</b>
及时遏止万人偷渡潮	014
改革开放和惠民政策解决偷渡潮	017
<b>何煌友：为特区立此存照</b>	<b>021</b>
拍遍深圳每个角落	022
过境买相机遭“遣返”	023
“光屁股”办深圳摄影学会	025
香港同行比内地亲	026
2000元做酵母	028
如火如荼拍深圳	030
<b>何云华：一年等于三十年</b>	<b>031</b>
逃港问题成顽疾	032

四点建议呈中央.....	034
一年等于三十年.....	036
<b>黄树森：咬破“小孔”寻找光亮.....</b>	<b>039</b>
撕开一道香艳的口子.....	040
搅动南粤的大论战.....	043
“恭喜发财”：从“魔鬼”变身“天使” .....	045
以香港为坐标.....	048
<b>李定：我的老师就在河对岸.....</b>	<b>051</b>
稻草换汽车.....	052
到香港办养鸡场.....	053
香港拖拉机深圳耕地.....	057
为深圳财政挣钱.....	058
<b>李伟彦：串起特区文化垦荒岁月.....</b>	<b>062</b>
特区需要一份报纸.....	062
宣传部成了“办报部” .....	065
外地急呼“狼来了” .....	067
梧桐山上架电视塔.....	069
玩了一回空手道.....	070
把电视信号发射到香港.....	071
<b>梁宪：为蛇口穿针引线.....</b>	<b>072</b>
受命：“两眼一抹黑” .....	072
寻访：大海捞针.....	074
接待：狼狈不堪.....	076
“启蒙”与“讲座” .....	078

我也“滥竽充数” .....	079
<b>梁振英：初临的阳光.....</b>	<b>081</b>
路途漫漫 .....	082
带大纲不带讲义 .....	084
保持单线联系 .....	088
为蛇口做规划 .....	090
<b>刘杰：春风吹拂深圳河.....</b>	<b>091</b>
香港高官三次“探路” .....	092
港督访问深圳 .....	095
香港的“橄榄枝”和深圳的“荔枝外交” .....	097
因公通行证和公务车赴港 .....	100
<b>廖虹雷：寻访深圳民俗.....</b>	<b>103</b>
香港作家的深圳一日游 .....	103
作家南下，萌发创作冲动 .....	105
茅盾为深圳市文联题词 .....	106
深港民俗互渗 .....	108
偷渡香港山歌采风 .....	109
罗湖口岸“界河会” .....	110
<b>罗昌仁：画出一座城.....</b>	<b>113</b>
上任“头炮”治水患 .....	114
搬罗湖山的教训 .....	115
房地产外销 试水市场经济 .....	117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 .....	119
“上不去”和“下不妙” .....	121

我的三把“保护伞” .....	122
“小鬼当家” 干了再说 .....	123
没有围墙的深圳大学 .....	123
<b>马成礼：铲动特区建设第一锹</b> .....	<b>125</b>
为先头部队打前哨 .....	125
豪情万丈“娃娃兵” .....	130
八块钱奖金 .....	134
<b>彭鹏：点燃招商引资的星星之火</b> .....	<b>137</b>
撑着伞站在院子谈项目 .....	138
手指“划”出中心区 .....	139
“弹”多赞少 .....	140
吸引蚂蚁的“蜂蜜水” .....	141
香港水电工的“星星之火” .....	142
靠一张嘴四处“救火” .....	145
<b>乔胜利：摸索人事制度改革</b> .....	<b>147</b>
领到第“63号”工作证 .....	148
咸鱼、恶蚊、偷渡“三件宝” .....	149
酝酿人事制度改革 .....	150
一纸批示全国揽才 .....	151
筹备办校 留住人才 .....	153
<b>曲金库：春天，朝南方狂奔</b> .....	<b>155</b>
经天纬地绘蓝图 .....	157

<b>孙绍先：“钦差大臣”进驻蛇口</b>	<b>160</b>
秘密调查袁庚	161
支持招商局选址蛇口	161
四分钱奖励	163
赴京探听情报	165
四分钱变六分钱	166
开发赤湾建石油基地	167
临门一脚	169
<b>王今贵：没有后门可走的工程竞标</b>	<b>171</b>
拍脑袋的“大叔价”	173
无后门可走的“竞标”	175
倒买倒卖搞副业	176
<b>吴南生：提着脑袋办特区</b>	<b>181</b>
凌晨向庄世平“求援”	184
暂缓汕头 深圳先行	185
“孙悟空”初到深圳	187
确定“经济特区”之名	189
不是“鼓励法”而是“限制法”	190
省尾国角：“杀出一条血路来”	192
航空摄影：铺开深圳图纸	194
用“棺材佬”的钱装修迎宾馆	196
“一穷二白”的“蚊镇”	198
一场大雨“冲”出的罗湖	199
<b>曾锦棠：天生不吃“现成饭”</b>	<b>202</b>
背着被子去采访	203
小渔村魅力胜香港	2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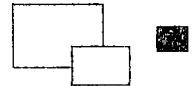
连撰三份报告 草创特区报.....	206
三五“狂编”，孤灯斗室不曾眠.....	209
<b>赵燕华：住在“天堂”隔壁.....</b>	<b>213</b>
初来乍到 水土不服.....	214
小试牛刀 闯出名堂.....	216
<b>后 记.....</b>	<b>220</b>

# 陈标：少小逃港老大回

口述人物：陈标

口述时间：2009年3月23日

口述地点：深圳布吉富航酒楼



二十世纪60年代，深圳民间曾经流传一句顺口溜，据说是元末明初一代军师刘伯温预测身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深圳老百姓认为，“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的别称。“神算子”的这句话最终被解读为：“只要去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

想要光明正大拿着“通关文牒”去香港是不可能的，只有选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偷偷摸摸地跑过去。广东人把从水路偷渡香港称作“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颇为传神。其他方法还包括：扑火龙（爬火车偷渡）、扑网（陆上偷渡）、屐路（用船偷渡）、起捞（从水路偷渡）、班山（行山路偷渡）、盲公竹（偷渡带路人）等等。总之，逃港的途径五花八门，形式多种多样，目的终究都是一样的：为了过上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

1980年，这一年虽然不是逃港潮的终点（1987年深圳发生的外逃事件，规模远比1962年逃港潮要大得多），但一定是历史的节点——这一年香港政府宣布，今后不再给内地非法入境者发放香港身份证，在当年10月24日之后抵港的偷渡者将被遣返。

陈标，一个深圳莲塘“土著”居民，千千万万个逃港者之一，他是个粤港边境线上的“幸运儿”哩！没有详细的线路设计，更没有周密的路程安排，仅仅带了10块港币，一下子就跑过了边境禁区，在打鼓岭的荒山野地“巧遇”人蛇——如果被香港边境警察发现后将被遣返，哥哥花了2000块港币赎走了他。当然，他的幸运还不止于此，到了香港之后，他搭上了港英政府对非法入境者的“政策末班车”——在10月24日的截止日之前领到了一张香港的儿童身份证件。

说起逃港缘由，大多数逃港人或是细数当年生活的窘迫，或是逃避内地政治高压，或是大谈对香港物质生活的渴望，陈标却与他们大相径庭。他的家很早就盖起了两层小楼，也是村里最早一批看上电视的家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错，从小学到初中，每次考试都有八九十分。去香港的冲动，完全来源于一位花季少年在1980年盛夏的一次“突发奇想”。

1980年，陈标刚满15岁，懵懂无邪，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改革开放，更加等不及在29天后打开广播，听到自己生长的小渔村被划为全国四个经济特区之一的消息。陈标这一颗突发奇想的种子，或许在陶醉于香港电视剧的某一个夜晚已经悄然播种——香港的世界有英雄侠士、刀光剑影和新鲜的空气；或许在某一天看到父亲拿着过境耕作证去香港买回来的东西后开始萌芽——香港那么近，为什么我不能去看看？或许在吃着香港亲戚带回来的奶糖时就坚定地破土而出——我也要从香港带回奶糖、咖啡和可乐……

陈标的突发奇想，遵从了内心的召唤——人类好奇的天性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时代、金钱、信仰无关。

30年过去了，香港人陈标回到了莲塘。当年香港酒楼的小伙子已经成长成熟了，他选择了回乡定居，做了深圳一家酒楼的老板，开始了自己人生的另类旅程。如果说，30年前，陈标南下逃港是为了生存而心甘情愿冒的一次险，那么在30年后，他以港人的身份返乡创业，不仅是香港名厨的衣锦还乡，更是为了理想打拼而不惜“少小逃港老大回”的一次慎重选择。

和当年的陈标一样，如今，越来越多深港两地的年轻人为了理想，为了发展，以至于谋生，往返于深港两地。据资料统计，每天有20万香港人到珠三角上班、创业、打拼，每年有数以万计的港人折返回内地居住。罗湖桥上的过境人流绵密而庞杂，深港可供选择的过境口岸也一加再加，看看这个数据吧——在2009年，深港口岸的出入境人次达到1.85亿。

不管是南下还是北上，这帮年轻人都在深港之间奔波，停驻，栖息，他们追寻梦想，追逐美好的生活，这时，贴在身上的身份标签已经显得不像30年前那样重要。

我是土生土长的莲塘坳下村人。这个村庄距离香港的直线距离很近，近得让许多内地逃港人都羡慕万分。

1980年7月28日，学校正在放暑假。那天中午，我和来仔约好，要跑去香港。我们碰面的地方就在现在的西岭下附近。你知道吗？如今，深港跨境的莲塘口岸就选址在这里。

去香港完全是突发奇想，我也没跟父母、兄长商量，更没有把握能够成功。但我想去香港，这总要找个伴吧，我就鼓动来仔去。来仔姓邓，他的大名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他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俩那年都是15岁。

我们年纪小，还是懵懂无知的年龄，凡事都有一种冲动，想到就去做，也没有任何详细的计划。

我去香港的目标很明确——赚钱。

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也挺喜欢读书。爸爸是副村长，家里在1978年就已经盖了两层小楼，兄弟四人，其中一个哥哥很早就逃到香港去了，他经常寄钱回家，家里不缺钱。所以，我跑去香港不是因为想逃避读书，去赚钱也不是因为我家缺钱，实在是因为香港的诱惑太大。

诱惑我过去的，是香港电视，以及电视里的花花世界。

### 印象深刻的香港电视

我从没有去过香港，哥哥逃去香港后也没有回来过。我对香港的了解全都来自香港电视。

我家有台电视机，是爸爸凭过境耕作证去香港用担子挑回来的。每天晚上，邻居们都搬着板凳到我家来看电视。凭着天时地利，我每次都占到最好的位置。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电视剧《天蚕变》和《奇女子》。

那时，电视本来就是新奇玩意，更何况是精彩的香港电视剧。里面神秘莫测的武侠功夫，男女主角飘逸的古装扮相，让小小年纪的我一时分不清真实世界与虚幻世界。每当《天蚕变》的主题歌《再与天比高》响起，我就完全忘记现实的一切，沉浸在武侠世界的恩恩怨怨，刀光剑影中。我现在还能哼几句歌词，比如“丝方吐尽，茧中天蚕，必须破牢……冷眼对血路，寂寞是命途，明月映山冈，倍觉孤高……浮云游身边，发出警告，我高视阔步”。歌词写得很好，曲调激昂，那时年纪小，总以为自己一觉醒来，也可以变身英雄，开启行侠仗义的人生。

还有一部片子叫《奇女子》，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连续剧。片头曲也很优美，好像是这么唱的：“烈酒最香，毒花最美，如何去消受……鲜血未冷，情义已尽，何日刀锋断我愁……”那时，我小小年纪，生活单纯，不识人间百味，更不懂为何要“刀锋断我愁”。歌词里朦朦胧胧的意境，让我感受

到挣脱命运牢笼的渴望，知道了人生原本也有那么多的无奈。女主角魏秋桦的古装扮相一流，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巨星。后来我到了香港，又看到她主演的《浮生六劫》、《大内群英》、《珠海枭雄》等，也都以古装剧为主。

那个年代很单纯，电视是最大的娱乐。在莲塘看的香港电视，我这辈子记得最清楚。跑到香港去之后，因为工作时间的关系，我不看电视剧，改看电影。

## 逃港运气佳

我们运气好，一次就跑成功了。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之所以成功，一方面可能因为我们是小孩，个子小，目标小。另一方面，可能也跟我们选择的线路有关。当时在深圳偷渡，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我们是走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一带翻越铁丝网，又可以说是“扑网”。这种网其实是很难翻的，到达边界还有一段路途，探照灯、哨岗和警犬都是致命的危险。也许，只有年轻人才有此勇气吧！

在当时，采用最多的方法是泅渡，就是从海上游过去，这要水性好。逃港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备用，但是，还是有人不慎溺水身亡。

逃港中相对而言较安全的方式就是坐船，那个时候，这已经带有组织性质，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了逃港改变命运，很多人只好在所不惜了。

我记得，在那个年代里，邻居们常常自发去深圳河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逃港”中用得上。还有不少孩子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当时最受欢迎的运动是游泳，很多人在水库里勤学苦练。那些经常练游泳的人相互对望，彼此之间的心思看得一清二楚——谁都知道你想逃港。但是，光有好水性也不行，在大海里还必须要借助一点工具，这也是五花八门，不胜枚举。有用救生圈的，有用泡沫塑料的，也有用塑料枕头的，还有用乒乓球拍划水的。早先的篮球胆与足球胆都是不错的辅助工具，可以用来充当救生圈，几个单车轮内胎套在一起用，也可以起到相同效果。我听说最离奇的逃港方式，竟有人到处去搜集避孕套，一并吹起来挂在脖子上，听说也挺管用。

练好了水性，就可以选择另外的线路。比如西线，是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今天的元朗。这条线也挺难走的，因为要到达这里就很不容易，水面上安排了许多民兵巡逻，控制得相当严密。另一条线路是东线，就是大鹏湾的水路，即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要借助自制的橡皮艇才能闯过去。这里海浪很大，很多人被活活淹死。

当时，除了西藏、新疆等地区外，全国各地都有人从广东逃往香港。那个年代，几乎全国各地的逃港人都聚集在深圳，都是以这些线路和方式逃入香港。

我们趟过一条小河，翻过一座山，当天傍晚就到了打鼓岭。

连路都不认识的两个小孩子，竟然能像变戏法似的跑过香港，真是该放鞭炮庆祝一下啦！我不知道，我家里放了鞭炮没有。反正，在那个时候，逃港成功后，逃港者的家里人是要放鞭炮的，邻居往往还会羡慕地说“这家人喝牛奶咖啡去啦”。“牛奶咖啡”在当地是香港生活的代名词。

### 遭蛇头软禁

我们还没有到香港，只到了打鼓岭。这里没有牛奶咖啡，这里到处是荒山。眼看着天就要黑了，我们又渴又饿，心里倒是觉得奇怪：怎么和深圳一样，香港竟然是黑灯瞎火的？

虽然逃港是一时冲动的想法，但是，我还是偷偷做了一点小小的准备。

我从家里拿了10块港币，想着到香港第一天一定很难挨，怎么样也要买碗饭吃，吃饱了才好去找工作。我还从妈妈的本子上偷偷抄下了哥哥在香港的电话号码，我想，万一要饿了，就去找大佬求助。

可是，我的这两手准备，在荒郊野外压根派不上用场。这里没有地方可以买东西吃，更没有电话可以让我打给哥哥。

这时，丛林间忽然冒出了一个男人，他问我：“小弟，去哪里？”我说：“我去找哥哥，他在香港。”男人说，“你怎么找他呢？”

“我有哥哥电话。”

“你过来，告诉我电话号码，我打电话叫你哥过来接你。”

小孩子很天真，我也没有多想，以为他是真心帮我找哥哥，就把电话号码给了他。阿来也把姐姐的电话给了这个男人。我们跟着他走山路，来到山

上一个简陋的房子里。

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是蛇头。他们打电话给我哥哥，要哥哥拿着钱来赎人。

房子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席地而坐。我没有带行李，换洗衣服、干粮都没有，穿着一身衣裤就过去了。有人发给我们两个面包吃。男人安慰我们说，“我帮你打电话给你哥哥了，他明天就来接你。”我们倒也没有多想，以为遇到了好人，安安心心地过了一夜。

当年的港英政府有个规定：凡是偷渡客，只要能进入香港九龙区的，全都可以去警察局报到，领取身份证件，成为合法的香港居民。所以，偷渡的人翻山走到打鼓岭或者游泳到新界，都还不算到达香港，只有进入九龙区才算安全。

后来，哥哥告诉我，通往市区的各个路口全有重兵把守，并设有收容站，抓到一个遣返一个。当地的黑社会从中看出了生意经，他们帮忙联系偷渡者在香港的亲人，要他们交钱，然后由黑社会想办法将这些偷渡者偷运入市区。这些偷渡者通常游水上了香港的岸后，只能躲藏在新界一带的山头。

所以，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香港。蛇头就在我们没有被收容站发现之前，把我们藏起来，打电话给我们的家人，叫他们带钱来赎人。其实，我们酣睡的这一晚，却是被蛇头软禁的一晚。

第二天，哥哥果然来了。在见到我之前，哥哥已经给了蛇头两千块。事后想想，如果我们在香港没有亲人，蛇头捞不到油水，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收留我们，是会把我们当猪崽卖给香港的工厂，还是会卖到南洋去？

只是打个电话，蛇头就赚了几千块。那时候许多逃港的深圳人在香港总有点亲戚朋友，彼此间虽然可能很久没有见面，但人情味还是非常浓的，只要有点头脑都会带钱来赎你。哥哥赎我的2000块港币，要放在莲塘，真是一个天大的数目。不过，我那时还挺沉得住气，心里盘算着：香港工资高，只要找到工作，用不了几个月就能将这笔钱还给哥哥了。

哥哥比我大12岁，1972年偷渡去香港，后来在香港做了厨师，几年后才写信回家。中间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没想到8年后，兄弟俩第一次竟然在这种地方见面。我叫了他一声“大佬”，哥哥也没说什么，说了句“过来了”，好像昨天刚见过一样，我就跟着他走了。

阿来的姐姐后来也来赎他，我从此和他分开，再也没有见过。我现在甚至不记得他的名字了。

我们那年代的人想法比较简单，当时觉得，想要逃去香港，只要有勇气就行了。现在想想，真是傻傻的。

### 50块领到一张儿童身份证

总算到了香港，首要的事情不是找份工作，而是办张身份证。

我办身份证只花了50块钱。

香港政府专为内地人设的延期居留办事处在金钟。30日早上7点钟，大佬带我去排了队就上班去了。办事处其实9点钟才开门，一大早，金钟的整条街上都是等着办身份证的人。站在我前后的人有的讲客家话，有的讲潮州话，有的说北方话，还有我听不懂的方言。不过，排队的人很少交谈，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前途如何，工作如何，办证的人又很多，大家都想赶紧领到证件可以去找工作。

入境处工作人员沿着队伍一路发表，大家就蹲在地上填完，排好队交上去。我领到一张差不多A4纸那么大的打印表格，要求贴黑白照片。我就跟着别人到街上一个照相馆拍照，听说金钟所有申请身份证的人都是在这家拍的。拍照后等20分钟就能取到相片了，那时候已经觉得很快了，可是现在在内地拍身份证照片比那时又快多了，只要三五分钟就能取了。

我在表上填了名字、出生日期、籍贯、家庭成员等一些基本资料。轮到我见办证官时，把表递上去，对方什么都不问就收了。表格里写得清清楚楚嘛，也不需要我递交任何关于表格上的证明材料。

入境处上午9点上班，中午12点半到下午2点半吃饭休息，2点半到5点钟上班。我递交申请花了一天时间，一直到下午4点钟才办完。中午我跟着别人去买盒饭。每天这么多人排队办证，周围很多小饭馆生意也不错。我买了一个8块钱的叉烧饭，也不敢走远，就站在队伍里吃。香港的叉烧比莲塘的好吃，饭盒也不是像现在这样用的是泡沫盒子，而是看着像纸叠出来的一样。我从莲塘只带来了10块钱，出门前大佬给了我300块。在我工作初期，他前前后后给了我1000多块。

我那时只有15岁，个头却有一米六多，看上去也挺老成的。填资料的时

候，我也没想过要谎报年龄，后来我才知道，没有成人身份证其实不太好找工作。关于这一点，大佬也没有跟我交代什么。我当时觉得，是多大就多大，老老实实填了15岁。但不少人是虚报了几岁，为了找工作方便。

三天后，我在这里领到了一张临时身份证，就是一张薄薄的纸。一个月之后，我去换领了一张正式的儿童身份证。之后每年我都要去续签，连续签7年就成为香港永久居民了。

按法律规定，不能雇佣没有成人身份证的童工。不过，那时很多逃港过去的都是十几岁的年轻人，许多地方管得也不是那么严格，加上大佬认识人，所以，后来我找工作并不费劲。

我们差不多是最后一批办身份证的人了。从1980年10月24日开始，香港开始禁止给逃港者合法身份，没有身份证就是非法居留，要被遣返。现在想想，我真是运气好。

## 勤快最紧要

1980年8月27日，我的身份证就办下来了。因为我只有15岁，领的是一张儿童身份证。儿童身份证按道理是不能打工的，但那时查得没有那么严，有熟人介绍，很多地方也用我们这样的人。

做生不如做熟，大佬在酒楼做，他跟一位认识的厨师长打声招呼我就去上班了。当时的香港，对我们新移民其实并不拒绝。因为我们工作卖力，要求又低，正好为香港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我也没什么要求，大佬介绍什么工我就去做什么工，也谈不上自己是否感兴趣，总之有活干就开心了。

我工作的酒楼叫金轮大酒店，是尖沙咀一带规模很大的一家酒楼。我以前没见过酒楼，觉得这里真是很漂亮很繁华，天天都是人声鼎沸。酒楼给我挑上白班还是夜班，我特意选晚班，从下午5点干到第二天早上5点，因为晚班一个月比早班多50块钱。一个月休半天，每天起码干12个小时。

我第一天上班，看到那些伙计在酒楼里面干活是要一路小跑的。酒楼厨房有300多平方米，可以连开70席。楼面分四层，我被安排在一楼。1980年的时候，香港经济起飞，酒楼的夜市也很旺，凌晨4点多还有客人进来。我天天看着川流不息的客人，和车水马龙的街道。黄昏一直到晚上10点钟都很热闹。安静一两个小时之后，晚上12点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又是一个高峰